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

——《我与地坛》疑问句的对话性功能分析

吴旭芝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 要

本文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研究对象,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文本中的59处疑问语料为分析对象,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出发, 结合疑问句的形式类型、潜在对话对象及语篇功能, 考察其对话性特征及文本意义。研究发现, 作品中的疑问句以特指问和反问为主, 多数不期待现实回答; 其对话对象主要包括自我、读者、命运及现实人物, 形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关系。疑问句通过自问、自答与再追问构建作者与自我的内在对话, 并通过面向他者和读者的持续追问, 将个人生命经验逐渐拓展至对苦难、生命和存在意义的普遍思考。研究表明, 疑问句不仅承担提问功能, 也是《我与地坛》中组织思想、构建对话关系和生成开放性意义的重要语言资源。

关键词

《我与地坛》, 疑问句, 对话性, 自我对话, 生命哲思

“Who Can Ever Make Sense of This World?”

—A Study on the Dialogic Function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Xuzhi 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September 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Shi Tiesheng's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59 interrogative instances identified in the 2010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文章引用: 吴旭芝.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我与地坛》疑问句的对话性功能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368-378. DOI: 10.12677/ml.2026.14101004

House. Drawing on Bakhtinian dialogism, the study examines the dialogic feature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terms of their formal types, potential addresse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pecific questions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are the predominant forms, while most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do not expect actual answers. Their potential addressees mainly include the self, readers, fate, and real-life figures, thus constructing multiple layers of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self-questioning, self-answering, and further questioning,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construct an internal dialogu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self. Through sustained questioning directed toward others and readers, they gradually extend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to broader reflections on suffering, life, 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re not merely question forms but also important linguistic resources for organizing thought, construct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and generating open-ended meanings in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Keywords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Dialogism, Self-Dialogue, Reflections on Lif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我”与地坛长达十五年的生命关联为线索，将对死亡、生命、苦难与写作的思考融入回忆与日常观察之中。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阐释。胡山林[1]主要从命运观入手，探讨史铁生作品中的生命意识；陈永祥[2]则关注作品中“大地－母亲－生命－生活”的思想意蕴；胡山林[3]进一步从存在主义视角讨论史铁生对苦难与生命存在的思考。相较而言，现有研究较少从具体语言形式出发考察《我与地坛》的话语组织及互动机制。

疑问句虽然通常用于寻求信息或要求回应，但在实际语篇中还可以承担质疑、确认、反驳、评价等多种功能。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语言形式与其实际交际功能并非始终一一对应，特定话语形式可以在具体语境中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4]。Levinson [5]指出，话语意义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和交际推理加以理解，因此，同一疑问形式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语用效果。Koshik [6]则进一步发现，部分疑问句并非真正寻求未知信息，而是借助疑问形式实施特定的互动行为。因此，疑问句的意义不能仅依据句法形式判断，而应结合具体语境及其问答关系加以考察。

《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具有鲜明的追问特征。如“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表达了作者面对母亲离世时的痛苦与困惑；“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则将个人体验上升为对人类存在的追问。作品后半部分还围绕“为什么要活下去”“为什么要写作”“人为什么活着”等问题展开持续的自我质询，形成独特的“自问－自答－再追问”模式。根据巴赫金[7]的对话性理论，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人物之间的直接交谈，还可以体现为自我与自我、作者与读者以及不同思想立场之间的潜在互动。

基于此，本文以《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为主要语料，从对话性视角分析其类型、对话对象及语篇功能，重点探讨：疑问句如何建构不同层次的对话关系，以及这种对话性如何服务于作品对生命、苦难、死亡与写作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微观语言层面揭示《我与地坛》“不断追问”的表达机制，并进一步说明疑问句在文学语篇中的对话建构与意义生成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我与地坛》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与地坛》的研究较为丰富,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作品的生命哲学、命运意识、苦难意识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胡山林[1]从命运观角度分析史铁生的创作,指出其作品体现出对生命困境及命运意义的持续思考;陈永祥[2]则从“大地-母亲-生命-生活”的关系出发,阐释《我与地坛》中生命意识的形成。胡山林[3]进一步将史铁生的苦难体验与存在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强调苦难经验在其生命思考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我与地坛》的核心价值并不仅在于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更在于作者通过个人遭际不断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

除思想主题研究外,部分学者还从文本艺术角度考察《我与地坛》。曾婷[8]关注史铁生的散文创作及其艺术特点,近年来的研究也从叙事艺术、象征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9]。

总体而言,现有文学研究较为充分地揭示了《我与地坛》的生命意识、苦难意识、命运观及艺术特征,但其分析单位主要集中于作品主题、人物经验和整体艺术风格,对具体语言形式如何参与思想表达和意义生成的关注相对有限。尤其是,作品中大量具有追问性质的疑问句并非单纯的信息询问,而是在不同语境中承担着自我质询、命运追问、读者召唤等功能。因此,仅从主题阐释层面概括作品的生命哲思,尚不足以解释这些思想意义是如何通过具体语言形式组织起来的。本文由此将研究视角进一步下移至疑问句这一微观语言形式,考察其在作品思想表达中的具体作用。

2.2. 疑问句与对话性的相关研究

语言学研究表明,疑问句并非单纯用于获取信息的句式。Searle [4]从言语行为角度指出,疑问行为具有要求听话人提供信息的基本特征;Levinson [5]进一步强调,具体语境会影响疑问句的实际语用意义。随着语用研究的发展,学者开始关注疑问句在实际互动中的非信息寻求功能。Koshik [6]通过对会话中疑问句的研究发现,疑问形式可以承担陈述、质疑、评价等功能,因而“提问”与“求答”并不必然对应。国内关于疑问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句法形式、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等方面。已有研究指出,疑问句的实际功能并不局限于信息询问,而会随着具体语境和交际关系发生功能迁移。尤其是反问句,其表面具有疑问形式,实际却可以承担强调、评价、劝说以及人际关系调节等功能[10]。

对话性理论则为分析疑问句的互动意义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巴赫金[7]认为,话语始终处于与其他声音和观点的关系之中,意义是在这种相互回应的关系中形成的。由此,对话并不局限于人物之间的直接交谈,也可以表现为自我与自我、文本与读者以及不同思想立场之间的潜在互动。

综上,已有研究实际上形成了两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文学研究主要从生命哲学、苦难意识、命运观和艺术表现等角度阐释《我与地坛》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语言学研究则从言语行为、语境依赖和语用转换等角度揭示疑问句的非信息寻求功能。前者较少进一步说明具体语言形式如何实现和组织作品的思想意义,后者则主要基于现实会话考察疑问句的互动功能,对于文学独白语篇中疑问句如何通过潜在对话、内在论辩等机制生成意义关注相对不足。

因此,现有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衔接空间。本文拟将疑问句的语用功能分析与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结合起来,以《我与地坛》中的59处疑问语料为具体材料,在形式分类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疑问句如何通过间接言语行为实现质询、评价和论辩等功能,以及这些言语行为如何建构作者与自我、现实他者、命运和潜在读者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关系。通过这一分析,本文试图从微观语言层面补充既有研究对《我与地坛》生命哲思的阐释,并进一步说明文学独白中的疑问形式如何成为思想对话和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

3.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3.1. 理论基础

3.1.1.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7]认为所有话语都内在地具有“对话性”(dialogism),即话语总是指向或回应着某个“他者”。他将对话分为“微型对话”(人物间的具体话语交锋)和“大型对话”(作品整体结构中的不同意识、思想之间的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11]提出“复调”概念,指出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声音是平等共存的。这一理论为分析《我与地坛》中不同“声音”通过疑问句相互碰撞提供了哲学基础。

3.1.2. 疑问句语用研究和对话性理论

疑问句在基本层面上具有寻求信息、期待回应的功能,但具体语境中的疑问形式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信息需求。Searle [4]将提问视为一种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言语行为; Levinson [5]则指出,话语的实际意义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理解。Koshik [6]进一步发现,疑问句还可以通过非信息寻求的方式实现确认、质疑、评价等互动功能。郭艺丁和吴早生[12]也指出,疑问句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存在语用转换现象,其不同形式所承载的信息含量和实际功能也会受到具体语境的影响。因此,文学文本中的疑问句不能仅依据形式判断其交际功能,还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分析。

3.2.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史铁生《我与地坛》为研究对象,选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我与地坛》正文作为研究语料。首先对文本中的疑问句进行穷尽式整理,共获得59处有效问号标记,随后结合具体语境,对语料的疑问形式、潜在对话对象、回应情况及话语功能进行人工编码。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主要从疑问句的形式、潜在对话对象、回答期待及具体语境中的功能等方面进行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话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59处语料以文本中的问号标记为初始统计单位,具体功能判断则以语境分析为依据。因此,本文并不将“问号”简单等同于“信息疑问句”,而是重点考察疑问形式在文学语境中所产生的实际对话效果。

4. 《我与地坛》疑问句的类型与分布特征

4.1. 疑问句的形式类型分布

鉴于文学文本中的疑问句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形式特征和语用功能,本文采用形式与功能相结合的主导类型归类方式,即依据各语料在具体语境中最突出的疑问特征进行分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形式类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句法分类,而是结合疑问句的形式特征与实际语用功能进行的主导类型归类,因此部分类别在理论属性上存在交叉。依据这一标准,《我与地坛》中的59处疑问句可划分为若干类型,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 types in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表 1. 《我与地坛》疑问句形式类型分布

疑问句形式	数量	百分比	例句
特指问	19	32.2%	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
反问	18	30.5%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

续表

是非问	8	13.5%	你母亲还好吗?
确认性疑问	5	8.5%	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
假设性疑问	3	5.1%	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
推测性疑问	2	3.4%	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
选择问	2	3.4%	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
省略性疑问	1	1.7%	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设问	1	1.7%	结果会怎样呢?
合计	59	100%	

数据显示,特指问占比最高(32.2%),反问次之(30.5%),两者合计超过半数。这一分布与史铁生散文的思辨性特征高度吻合:特指问用于指向认知缺口、表达困惑,反问则用于强化论点、表达确信。是非问(13.6%)和确认性疑问(8.5%)则体现了散文叙事层面的对话性和流动性。

4.2. 疑问句的对话对象分布

依据编码表中对“潜在对话对象”的标注,59处疑问句的对话对象分布如表2所示。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addressee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The Temple of Earth and Me*
表 2. 《我与地坛》疑问句对话对象分布

疑问句形式	数量	百分比	例句
自我/自我外化	23	39.0%	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
读者/泛指“你”/人类	14	23.7%	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儿?
命运/上帝/世界	11	18.6%	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现实人物	8	13.6%	我问她住在哪儿?
其他(复合/不确定)	3	5.1%	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合计	59	100%	

由表2可见,自我/自我外化类疑问句占比最高(39.0%),表明自我对话是作品疑问句对话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也与作品浓厚的生命思考特征相呼应。读者指向(23.7%)和命运/上帝指向(18.6%)则揭示了文本在个人独白之外的双重对话维度,即向外与读者交流,向上与终极存在对话。

4.3. 疑问句的“期待回答”特征

统计数据显示,59处疑问语料中,具有明确或较弱回答期待的共18处,占30.5%;不期待现实回答的共41处,占69.5%。前者主要出现在现实人际交往以及具有明确自答结构的自我对话中,后者则更多承担反诘论证、自我质询和读者召唤等功能。具有回答期待的疑问句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文中实际发生的人际对话,二是具有明确自答结构的自我对话。这表明,史铁生善于利用疑问句的“提问-回答”框架来推进内在对话,但在更多情况下,疑问本身并非通向答案的桥梁,而是思考得以展开的形式。

Frank [13]指出,反问句虽然通常不期待现实回答,但其具体意义需要结合具体话语环境加以判断。《我与地坛》中大量“不期待回答”的疑问句进一步说明,疑问形式与实际言语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简单

的一一对应关系。例如，“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形式上要求回答“谁”，但在具体语境中，作者并非真正寻求某一能够彻底理解世界的人，而是借助疑问形式间接表达“没有人能够完全把世界想明白”的判断。因此，该疑问句在形式上实施提问行为，在语用层面则具有质疑和判断功能，可视为一种具有间接言语行为特征的反问。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视角看，不期待现实回答也并不意味着话语失去对话性。恰恰相反，疑问句所保留的“回答位置”构成了潜在的回应空间：作者虽然没有等待现实中的回答，却预设了某个潜在他者能够进入这一问题，并对其中的命题作出回应或思考。由此，疑问句由现实的“提问-回答”关系转化为文本内部的“质询-回应预期”关系，其对话性也由现实交际层面延伸至思想论辩层面。

5. 疑问句与“微型对话”的建构

巴赫金[11]将“微型对话”界定为话语内部或不同人物之间具体的话语交锋。在《我与地坛》这一独白体散文中，虽然缺少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对话，但疑问句的运用却在作者的单声部叙述中开辟出多声部的对话空间。

5.1. 与自我的对话

《我与地坛》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对话关系，是作者与自我之间的对话。统计数据显示，指向“自我”或“自我外化”的疑问句共有 23 处，占总数的 39.0%，在所有潜在对话对象中所占比例最高。这表明，疑问句并非只是作者表达困惑的语言形式，而是将内心不同意识状态外化为可以相互回应的话语，使原本具有独白性质的叙述获得了明显的对话结构。

双腿瘫痪后，史铁生陷入严重的存在危机，他在文中坦陈：“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一思考过程以疑问句的形式呈现为两股力量的交锋：

例 1：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14]

这里的三个问题分别指向死亡、生命和写作，其共同特点是没有在提出问题之后立即得到终结性的答案，而是持续“骚扰”并“陪伴”着作者。从语用层面看，这些疑问句并非面向现实交际对象的信息询问，而主要实施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疑问句的形式功能是“提问”，其实际语用功能则是将内在的困惑转化为可以被重新审视的命题。

这种“提问”与“实际功能”之间的差异，使这些疑问句具有明显的间接言语行为特征。作者并不是为了获得外部信息而发问，而是在向“过去的自我”提出问题，同时由“现在的自我”尝试回应。因此，一个看似单一的“我”实际上被分化为具有不同立场和时间经验的多个声音：经历苦难、产生困惑的“经验自我”提出问题，进行反思和叙述的“叙述自我”则承担回应和解释的功能。

例 2：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14]

这一语段更加清楚地呈现了疑问句所构成的内部问答链。“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首先构成自我质询；紧接着出现的“是的，我还是想活”，则对前一个问题作出回应；随后“人为什么活着？”又将前一问题进一步抽象化，最终引出“欲望”的解释。由此形成“提问-回应-再提问-再回应”的连续结构。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来看，这种结构可以进一步理解作为一种内在论辩。这里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两个现实人物，但同一主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围绕“活着为何有意义”这一问题不断进行质询与回应。

前一个问题并未被答案彻底关闭,而是成为下一个问题产生的条件。话语因此呈现出不断回应既有话语、同时又生成新的话语的动态过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第二人称“你”来指称自己。与直接使用“我”相比,“你”使说话者与谈论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从而使自我获得了类似“他者”的位置。作者既是提问者,也是潜在的回答者;既参与这一思想过程,又能够暂时从自身经验之外观察自己。由此,第二人称自我指称不仅是叙述视角的变化,也使内在论辩获得了外在对话的形式感。

因此,《我与地坛》中的自我对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问自己”,而是通过疑问句将主体内部不同的声音组织为连续的质询与回应关系。疑问句由此承担了内在论辩的语言载体功能,使生命意义不再表现为一个预先确定的结论,而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回应问题和重新提出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生成。

5.2. 与他者的对话

除自我对话外,疑问句还指向现实人物以及命运、上帝和世界等不同“他者”,形成多层次的对话关系。下文选取与母亲及命运相关的典型语料进行分析。

5.2.1. 与母亲的对话

例3: 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 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 [14]

这是作者在母亲去世之后反复发出的追问。两个“为什么”均采用特指问形式,表面上要求获得母亲死亡原因的解释,但由于母亲已经无法在现实交际中作出回应,这种提问实际上并不具有现实的信息获取条件。从语用层面看,疑问句由信息询问转化为对命运安排的质询,其主要功能不是获得一个事实性的答案,而是表达面对母亲死亡时难以消解的困惑、遗憾与不甘。

因此,这里形成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问答,而是一种面向“缺席他者”的潜在对话。母亲虽然已经不能回应,但疑问句仍然保留了一个明确的回应位置:作者不断以“为什么”向母亲发问,也同时把这一问题指向更为抽象的命运。问题因此既指向具体的母亲,又超越母亲本身,逐渐进入对生命无常和命运安排的思考。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视角来看,缺席并不意味着对话关系的终止。相反,正因为现实回答无法出现,问题才持续保持开放状态。作者的追问实际上预设了一个无法真正出现的回应声音,这种“等待回应而又无法获得回应”的状态使话语具有明显的潜在论辩性。作者并没有通过一个确定答案结束关于母亲死亡的思考,而是在持续的追问中维持与母亲这一“缺席他者”的关系。

由此看来,疑问句在此不仅承载了哀悼和思念,也使已经结束的现实关系在文本中获得延续。它将母亲的缺席转化为持续发声的语言空间,使个人的丧亲经验表现为一个始终没有得到最终回答的生命问题。

5.2.2. 与命运的对话

例4: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 “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 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14]

与前文主要针对具体人物和个人经历的追问不同,这组疑问句将对话对象进一步扩展至“命运”和“世界”。其突出特点是连续追问: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并没有获得足以终止思考的答案,而是不断生成新的问题,使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思想推进过程。

其中,“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在形式上属于反问,但其实际语用功能并非要求听者指出一个具体的“谁”。从言语行为角度看,该疑问句通过疑问形式间接实施了一个判断,即世界的复杂性

超出了人的完全理解能力。因此，其功能已经由单纯的提问转向质疑和论断。疑问形式保留了表面上的开放性，而其语用预设则使“没有任何人能够彻底想明白”成为更为突出的理解方向。

这种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不一致，使该反问具有明显的间接言语行为特征。同时，从巴赫金的对话性视角来看，它还形成了潜在的论辩结构。问题隐含着一个可能的相反立场：如果世界可以被彻底理解，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想明白”世界的人？作者通过提出“谁”的问题，将这一潜在回应者召唤到话语之中，又通过反问结构使这一回应最终无法成立。由此，疑问句实际上构成了作者话语与潜在他者之间的内在论辩。

随后，“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进一步把讨论推进到苦难与世界存在之间的关系；“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则追问苦难承担者的问题；最后“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又将问题引向命运与救赎。几个疑问句彼此回应、层层推进，使文本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论辩链条。

因此，这组疑问句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某个关于世界、苦难或救赎的确定答案，而在于不断打开新的思想问题。疑问句由现实的信息询问转化为哲学性的潜在论辩，使作者与“世界”“命运”等抽象他者之间形成一种超越现实人际交往的思想对话。个人生命经验也正是在这一连续追问中逐渐被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问题。

5.3. 与读者的对话

统计数据显示，对话对象指向“读者/泛指的你/人类”的疑问句共有14处，占总数的23.7%。这些疑问句虽然通常不期待具体的口头回答，但其语言形式直接设置了一个潜在的回答位置，使读者从文本之外的旁观者转化为被话语召唤的参与者。

例5：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儿？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14]

这两个疑问句使用第二人称“你”，将读者置于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表面上，作者似乎在询问读者是否会产生“轻松”“庆幸”和“感激”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可以发现，作者并非真正需要获得某位读者的个人信息，而是在借助读者熟悉的生活经验来类比自己面对死亡时的复杂感受。因此，疑问形式在这里承担了超越信息询问的语用功能，即通过设问情境引导读者进行心理体验和意义联想。

从对话性角度看，“你”并不是一个已经确定身份的现实交际对象，而更接近一个被文本预设出来的潜在读者。作者通过疑问句预先设置了一个可能的回应：“是的，我会觉得轻松”“我能够理解这种感受”等。即使这一回应并没有在文本中实际出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然需要对问题作出心理回应。由此，文本内部的提问与文本外部的阅读活动发生联系。

例6：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14]

这一组连续反问进一步体现了疑问句的潜在论辩性。每一个问题都建立在某种假设关系之上，并隐含一个需要读者回应的价值判断。作者没有直接陈述“对立事物之间具有相互定义的关系”，而是通过一连串反问让读者参与这一命题的推导。

从语用层面看，这些反问并非真正要求读者回答“有什么”“怎么维系”“如何界定”，而是在疑问形式下间接实施评价和论证功能。其作用不是获取未知信息，而是引导读者接受一个需要通过思考才能

确认的关系命题。由此，疑问句成为作者展开论辩的语言手段。

从巴赫金的角度看，这种话语具有明显的潜在论辩性：作者提出问题，同时预设读者能够从问题中推导出回应；读者虽然没有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的声音，却被置于潜在回应者的位置。文本意义因此并非完全封闭在作者的单向陈述之中，而是在作者的提问、预设的回应和读者的实际阅读之间展开。

因此，面向读者的疑问句实现了从“表达思想”到“邀请他者思考”的转换。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把已经完成的思想交给读者，而是通过疑问句设置思考路径，使读者参与作品意义的生成。这也是《我与地坛》疑问句形成开放性和对话性的一个重要机制。

6. 疑问句对话性的文本意义

6.1. 从“提问”到生命意义的持续探寻

《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并非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构成了作者不断认识自我、理解生命的思维过程。尤其是“人为什么活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等问题，将“活着”从一个客观事实转化为需要不断思考的生命命题。疑问句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永久终结思考的答案，而是使生命意义始终处于探寻之中。

从语用层面看，这些疑问句往往并不以获得外部信息为目的，而是实施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的言语行为；从巴赫金的对话性视角看，则表现为同一主体内部不同声音之间的内在论辩。问题提出之后，回答并没有成为终点，反而经常生成新的问题。由此，“提问－回应－再提问”的结构使生命意义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之中。

这一特点也使疑问句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表达功能。作者面对残疾、死亡和母亲去世等经验，并没有以一个确定的哲学命题直接概括这些经历，而是通过不断追问保留思想发展的过程。疑问句因而成为作者与过去的自我、当下的自我以及潜在他者进行思想交锋的语言载体。

从这一意义上说，作品中的生命意义并不是预先存在的结论，而是在持续的内在论辩中逐渐形成的。疑问句所体现的“未完成性”恰恰构成了作品生命哲思的重要语言基础：即使问题无法得到最终答案，主体仍然能够通过不断回应和重新提问继续理解自身存在。

6.2. 从个人苦难到对普遍人类处境的思考

作品中的疑问句还承担着将个人经验普遍化的功能。作者最初面对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母亲不能多活两年？”等个人问题，但随着思考深入，问题逐渐转向“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这一变化不仅表现为疑问对象的扩大，也表现为对话关系的扩大：对话对象由“我”扩展到母亲，由具体人物扩展到命运和世界，再由具体经验延伸到潜在读者和“人类”。疑问句因此成为连接个人生命经验与普遍哲学思考的重要语言媒介。

特别是连续反问所形成的思想链条，使苦难不再只是个人遭遇，而成为理解生命的一种特殊视角。正如“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等问题所表现的那样，作者开始从对立关系中重新认识自身处境。疑问句在这里完成了从“质问命运”到“重新理解命运”的转变。

因此，疑问句所完成的并不是简单的“从个人到普遍”的主题升华，而是通过对话对象和论辩范围的不断扩大，使个人经验获得新的解释框架。作者由对命运的质问逐渐转向对命运的重新理解，而疑问句正是推动这一思想转变的重要语言机制。

6.3. 对话性与作品开放性意义的形成

疑问句的对话性还使《我与地坛》的意义具有开放性。与直接陈述相比，疑问形式不会把作者的观

点完全封闭起来，而是主动留下回应空间。作者不断提出问题，却很少给出绝对化、终极性的答案，这使读者能够进入作者的思考过程，并形成自己的理解。

从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来看，话语的意义并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声音、观点和潜在回应的关系中展开。《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正是通过这种“未完成”的语言形式，使作品内部形成多层次的声音关系：作者与现实人物之间存在现实或潜在的问答，作者与不同自我之间形成内在论辩，而作者与潜在读者之间则形成持续的思想对话。

尤其是“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这一问题，其价值并不在于获得“谁能”或“谁不能”的答案，而在于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的认识局限。作者把最终判断的空间留给读者，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延续。

因此，疑问句的对话性使作者的生命体验不再是单向度的倾诉，而成为邀请他者共同思考的思想交流，也成为连接语言形式、主体经验与生命哲思的重要纽带。

7. 结论与讨论

7.1. 主要发现

本文以史铁生《我与地坛》为研究对象，对文本中的 59 处问号标记进行分析，从疑问句形式、潜在对话对象、回答期待及语篇功能等方面考察其对话性特征。研究发现，《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较少单纯承担现实信息获取功能，而更多参与思想组织、自我质询、情感表达以及生命哲思的建构。

首先，从形式分布看，特指问和反问最为突出。特指问通过“为什么”“谁”“怎么”等疑问形式不断提出开放性问题，反问则通常不期待现实回答，而是在疑问形式下间接实施判断、质疑和评价等言语行为。由此，疑问句的实际语用功能并不能由其句法形式直接确定，而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和问答关系加以解释。

其次，从潜在对话对象看，作品中的疑问句形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关系。其中，指向自我或自我外化的疑问句占 39.0%，表明自我对话是作品疑问句对话性的核心表现。作者通过“提问-回应-再提问”的结构，使不同自我声音围绕死亡、生命和写作等问题形成持续的内在论辩。指向现实人物、命运、世界以及潜在读者的疑问句，则进一步将这种对话关系由主体内部扩展到外部他者。

再次，从语篇功能看，疑问句的“不期待回答”并不意味着对话性的消失。相反，当现实回答无法出现时，疑问句会保留一个潜在的回应位置，并由此形成面向缺席他者、命运和读者的潜在对话。尤其是反问句通过间接言语行为将提问形式转化为质疑、评价和论辩，使文本中的思想冲突和价值判断获得了更为动态的表达方式。

总体而言，《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呈现出由现实交际、自我对话到哲学追问逐层扩展的特点。其作用并不只是表达“困惑”，而是通过内在论辩和潜在论辩，将个人生命经验转化为关于苦难、生命、死亡和存在意义的持续思考。

7.2. 讨论

本文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在文学独白语篇中，“对话”并不一定以人物之间的直接交谈为前提。疑问句可以通过设置潜在回应者、保留回答位置以及引入不同声音，使看似单声部的叙述获得多层次的对话结构。《我与地坛》虽然以“我”的生命经验为主要叙述中心，但疑问句不断将“我”的声音推向自我内部的其他声音、已经缺席的母亲、无法直接回应的命运与世界以及潜在的读者，由此形成由主体内部向主体外部不断扩展的对话网络。

这一发现也为理解作品的生命哲思提供了一个语言学层面的补充。已有研究主要从命运观、生命意

识和艺术表现等方面揭示《我与地坛》的思想价值。本文的分析则表明,这些思想意义并非仅通过直接议论形成,疑问句所构成的内在论辩和潜在论辩同样参与了思想意义的生成。换言之,作品之所以呈现出持续追问的思想特征,不仅与作者所经历的生命困境有关,也与其对疑问形式的持续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对话结构有关。

从文学和文化层面看,《我与地坛》中的疑问句还体现出一种具有现代生命意识特征的表达方式:作者并不试图以单一答案消除苦难和死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是通过不断提问承认生命经验的复杂性。疑问句所保留的开放空间,使作品没有停留在对个人苦难的叙述,而是不断将个人经验转化为读者可以共同参与思考的普遍问题。这也是作品能够超越个人传记意义、持续产生阅读意义的重要语言机制之一。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文的语料全部来自《我与地坛》单一文本,共59处疑问语料,因此研究结论主要适用于该作品,不能直接推广至史铁生全部散文或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其次,本文采用形式与功能相结合的主导类型归类方式,部分疑问句同时具有多种形式和语用功能,因此类别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释性。再次,对“命运/上帝/世界”“读者/泛指的‘你’/人类”等潜在对话对象的判断主要依据文本语境和语义线索,仍存在一定的研究者解释空间。

未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第一,可以将《我与地坛》与史铁生其他散文进行比较,考察疑问句的形式、语用功能及对话对象是否具有跨文本的稳定特征。第二,可以选取不同作家的生命主题散文建立更大规模的文学语料库,通过人工编码与定量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疑问句的对话性进行跨文本比较。第三,可以进一步结合会话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等研究路径,考察疑问句的语用行为、评价功能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文学语篇中语言形式与思想意义之间的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 [1] 胡山林. 史铁生的命运观[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62-65.
- [2] 陈永祥. “大地·母亲·生命·生活”的沉思与断想——重读《我与地坛》[J]. 中学语文教学, 2003(4): 28-30.
- [3] 胡山林. 苦难把你引向存在的意味——史铁生与存在主义[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48-53.
- [4]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438>
- [5] Levinson, S.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3313>
- [6] Koshik, I. (2005) *Beyond Rhetorical Questions: Assertive Questions in Everyday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sidag.16>
- [7] Bakhtin, M.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8] 曾婷. 从《我与地坛》看史铁生的散文创作[J]. 语文建设, 2018(33): 31-34.
- [9] 常彩彩. 从《我与地坛(节选)》看阅读与写作的结合: 叙事艺术与生命哲思的探讨[J]. 教育理论与应用, 2025, 7(4): 154-156.
- [10] 冉永平, 方晓国. 语言顺应论视角下反问句的人际语用功能研究[J]. 现代外语, 2008(4): 351-359, 436.
- [11] Bakhtin,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ttps://doi.org/10.5749/j.ctt22727z1>
- [12] 郭艺丁, 吴早生. 汉语疑问句的语用转换与信息含量[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61-67.
- [13] Frank, J. (1990) You Call That a Rhetorical Question? Forms and Functions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in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723-738. [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0\)90003-v](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0)90003-v)
- [14] 史铁生. 我与地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